

五人诗

坐忘

凡人

雾岚从低处涌来
山谷把疏朗留给鸟鸣
早起的风被一阵雨按住

密林为我们遮挡了大部分雨滴
并收集剩下的,成为流泉水的这头是山,那头是海

太浓的绿荫使天空变得拥挤
落叶作为最小的死亡
它们将在不久重生

路的中间,一截枯树带着新鲜的断痕
我凝视巨大的树冠
等待新枝,发出拔节的响声

歌声

叶大洪

你知道吗,一截歌声能够发芽
举起一个小小的春天

蓝色回到蓝色;几只蝴蝶试飞
翅膀发出嗡嗡声,像啾啾学语的童年

风无比干净,送来远处睡莲的呼吸
这样的夜晚,我们愈潜愈深

在你心里,一道流水悄悄抬起了头
而西楼之上端坐着
一挂找不到钥匙的锁

指挥家

李好黑

七岁小男孩,偷偷藏起
他觉得最优雅的一根新筷子
他决意为襁褓的妹妹
办一场初夏音乐晚会
通过想象,他获得了星空馈赠的燕尾服
并从门口溪水中,发现了钢琴师
他一挥手,新月抢先在东山入座
再挥手,有十万只夜蛙
齐声展开歌喉

五月初五歌

桔小灯

比以往更湿的初五
依旧无法清洁我的词语
田野里菖蒲葳蕤,艾草正浓
其他事物也在升腾,鸟鸣像流言蜚语
敞开心声
很多习俗沉寂在老屋基
端午团子,新鲜蚕豆和幼年的肠胃之间有交错
我还记住另一项叮嘱,母亲说
端午日勿赤脚行走

因此我不敢看我的脚印
瘦,又浅
像无痕

木匠

陈雪华

木匠,是多么善于制造缝隙
他们剖开一截木头
切断一棵树的念想

并用榫和卯
消弭原初的逻辑

刀光之下汹涌的刨花
无边无际
就像一个人
身体上多余的部分

栏目主持:小荒
收稿邮箱:29744513@qq.com

文坛风景

《长江文艺》双年奖揭晓

5月29日,《长江文艺》双年奖(2019—2021)终评会在武汉举行,评选出16件获奖作品,其中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4部、散文3部、诗歌3组、评论2部。

《长江文艺》双年奖是长江文艺杂志社近年来精心打造的文学品牌,两年一届,目前已举办三届。受疫情影响,此次双年奖评选时间范围由2019年延伸至2021年。本次获奖的中篇小说为:薛舒《成人记》、曹军庆《会见日》、蔡东《采访者》、孙频《尼罗河女儿》,短篇小说为:邓一光《风很大》、包频《割喉记》、叶兆言《会唱歌的浮云》、钟求是《父亲的长河》。

据中国作家网

岁月如歌

艾草有情香如故

毛巧仙

艾草年年青,端午岁岁有。
端午插艾草,这是老家沿袭已久的民间习俗。

小时候,每年端午时节,母亲都要在家里大扫除,在门窗插上青青艾草和长长菖蒲。再在床脚、柜脚等处撒上白石灰,一边撒一边还念念有词:“禽兽害虫莫上高,上高砍三刀。”然后还要用艾草、菖蒲及一起采来的藤蓼野草,即所谓的百草,把它们放在大锅里煎汤,再用这百草汤让家中的大大小小沐浴。那时我还小,不知道母亲做这些事的用意,只是照母亲的吩咐去做而已。

端午节的来临,预示着春天将收起她最后的尾巴,夏天开始真正露出面目了!端午节也有“毒日”的说法。此时天气日渐炎热,各种害虫快速孳生繁殖,禽兽毒蛇开始出没。因此防疫防病、驱避虫害是头等大事。那时没有水泥造的高楼大厦,住的都是泥地平房瓦屋,一入夏,虫蛇蚊蝇出没频繁。

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艾草芳香清新,其特殊的气味能祛除污秽、驱逐害虫。毫不起眼的小小艾草,竟有如此大的

神奇妙用。端午插艾草,也就有了祈求吉祥安康、祛除疾病的美好用意和希冀。当然,端午插艾在民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传说,而且版本多多,但结论只有一个:祈求美好安康!

艾草,别称有香艾、灸草、医草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不仅可食用,且有很多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中医针灸里就有一种艾灸的疗法,用针灸配合艾条燃烧熏烤,达到活血通络、治瘵祛病的疗效。灸用艾叶,一般是越陈越好,坊间就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

每年端午插在门楣窗口的艾草,母亲是从来舍不得丢弃的,有时用来熏房以驱蚊虫;有时家里有人感冒,就用艾草、紫苏、三角棘、爬墙藤等草药煎汤熏,熏得大汗淋漓,接着喝一碗已提前准备好的姜汤,再换掉汗湿的衣服,然后赶紧躺床上休息(如能睡一觉则更好),这样一番“折腾”后,次日感冒就好了,也不用吃药,效果特别好;有时是收好了以备不时之需。我也从母亲那里沿袭了这一习惯,多年来每逢端午必买一

大把艾草遍插门窗,等艾草风干了就好好收藏起来。

老艾入药,嫩艾为食,艾草全株都是宝。
艾草肥嫩时清明,老熟之时逢端午。荒野艾草青青时,恰是清明化雨来。

清明提篮采青(即采艾草),是回想童年时代的最美好片段。“青”的采制要历经采青、煮青、沥青等多道工序,然后做成青团。再把糯米粉、粳米粉、青团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做成一个个清香美味的清明粿。

每逢母亲做清明粿的时候,做教书匠的父亲也会动手,捏一个大的糯米团,捏一只小鸟,用小黑豆做鸟的眼睛。没有眼睛的小鸟“木搭搭”的,把小黑豆左右各一粒嵌进去作眼睛,小鸟马上就活了,真是有“画龙点睛”的妙用。接着搓五个小圆球当鸟蛋放在粿碗里,再让鸟坐在鸟蛋上面孵小鸟。父亲说,每年春夏之交,鸟儿也要孵育它们的孩子,传宗接代。我们几个小孩都围在边上看,一家子其乐融融,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还是那么温馨美好。

世间万物,识之是宝,不识便是草。艾草无言也无价,只有香如故。



橘颂

杨雁君

刊头题字

赵雁君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画家简介

徐小丰

浙江浦江人,生于书画世家,得著名画家徐天许传授,擅长意笔花鸟。

记忆之河

我家的三棵枣树

姚晓依

我家前山自留地里有三棵枣树,两棵并立生长在地坎边,一棵长在另一旁枣子树下。当年,父亲告诉我,枣树是爷爷在世时种的,至少有30多年的树龄。

每年到了麦收季节,枣花盛开,给初夏增添了一道风景。枣花虽小,但胜在密集,小巧玲珑的花骨朵看上去是那么单纯,狭小的花瓣浅地镶嵌在墨绿的叶子中央,享受着时光带给它最为娇贵的时刻。我小时候,到了枣花绽放的季节,就会邀上几个玩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自留地里溜达。大家或在一块大石头上嬉戏,或像猴子般在枣树上来回攀爬,或静立枣树下,闭上眼睛深吸着枣花的清芬香味。

小时候,农村生活条件艰苦,能吃来自家种的水果,也不多见。小孩看到水果成熟时,头脑里往往会产生去弄点水果解解馋的念想。我家自留地里有三棵枣树,结的枣儿个不大,圆圆的像鹌鹑蛋,吃起来却甜甜的。当枣儿挂满枝头时,时而又会遇到村里的一些小孩站在枣树下,用石子抛打树上枣儿。我赶去制止时,这些玩伴会冲我会心一笑,我也心知肚明,因为我们曾结伴去摘过人家的桃子。

我17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二弟跟篾匠师傅外出学艺,母亲带着三个弟弟远嫁他乡。三棵枣树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每当枣花落开始挂果时,几乎每天早晚都要去自留地里转转,猴急地期盼着枣子早早成熟。枣子一般在中秋边成熟,到摘枣子时,我就携着背篓,肩上挂着挎包,手提做好的木钩,爬上枣树,找个适合的树杈盘坐着,钩起那挂果累累的枣枝,将红彤彤的枣儿一个个摘入挎包里。枣刺尖利,摘枣时一不小心被刺儿戳着,就会伤皮出血。年轻时哪顾这些,摘几个甜甜的枣儿放在嘴里吮吮,心里乐滋滋的,那种甜美的享受,压根儿不在乎被枣刺划破带来的微痛。树上的枣子能摘的尽量用手去采摘,万一摘不到的地方,才会用杆儿去打。

枣子挂果分大年和小年。有一年枣子成熟时,除栗子树旁那棵枣树因日照受遮,尚有部分枣子还挂青留在树上,三棵枣树满地摘了两箩筐,有100多斤。我除了给左邻右舍送点尝尝鲜,也给母亲和几个弟弟捎点去分享,然后将剩下的枣子盛在箩筐里,挑着去卖。用盛米的圆竹筒来量,5分钱一筒,卖了十来元钱。

那时候的十来元钱堪比美金,足够我一人生活开销几个月。

我23岁那年谈了一门亲事,每年送中秋节时,顺便将三棵枣树上摘下的枣儿,挑一些好的送到岳家,岳父一家老少分享后,也直夸这枣儿真甜。

好景不长,两棵生长在地坎边的枣树,突然枝条缩短、丛生,叶子小而黄,枝叶间结成一团团,根本就长不出枣子。村里长辈们说枣树是得了枣疯病。据说枣树过了二三十年后,就比较容易得上枣疯病,一旦感染上此病,枣树的存活期基本上走到尽头了。到了第二年,栗子树旁的那棵枣树也被传染上了枣疯病。而地坎边的两棵枣树已病入膏肓,出现枯枝,无奈,只得忍痛将它们砍了当柴烧。后来,生产队里有个社员想建房,因找不到合适的地基,就求我将前山的自留地置换给他。当我看到栗子树旁那棵被传染上枣疯病的枣树也康复无望时,考虑到都是同一生产队的社员,就同意置换了。自留地连同那三棵枣树,就这样在我眼前消失了。

三棵枣树虽已消逝了几十年,但它们在我脑海里留下的缩影清晰如昨。

凡人之间

猛虎下山

杨小玲

桌子上凌乱地丢着药盒和胶囊,地上粘着饭粒和玉米屑,沙发上堆着没有叠好的衣服,你就坐沙发里头,电视机是开着的,你打着瞌睡,我推开门唤着你时,你歪着头睡得正香。我有些疑惑,曾经那个整洁刻板的你去了哪里?你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邋遢的糟老头的?从前的你家中收拾得一尘不染,所有的物件都摆放得井井有条,窗台四季草木青绿,花朵迭放。

你常常问我,你今年几岁了?当我说出一个数字时,你先是惊疑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准确地报出了自己的岁数。幸好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也还没忘记我是谁。

你说,我有这么老了?我活过了你爷爷你奶奶的年龄,我什么都不怕。这时,我会朝你点点头,老头,你一点都不老,还像四十多年前你第一次抱着襁褓之中的我时,我眯着眼见到你一样帅!

你笑着,一只手握在拐杖上,六月江南的雨自带潮湿的风声,你以一个背影立在我的前侧,这时我依然相信你有宽阔的肩膀、健壮的双臂,以及行走如飞的双腿。而此刻,你的心恰像一只猛虎悄悄地下了山冈……

你还记得许多年前我们一起走过家乡灰山底吗?你指着那片繁茂的山冈告诉我,在这里曾住着一只黄皮黑纹的老虎,它闯过松树林间回头瞟了一下山谷,你和它就是这样匆匆相遇,又各奔东西。我能想像那个初秋,阳光猎猎像在午后摆开酒席,你满脸红,你自诩是景阳冈的武松,你握紧拳头准备一搏,而它只是冷冷地瞥了你一眼就离开了,沉默便是英雄之间的较量!据说见过此虎之人寥寥无几,还有位是灰山底的最老长者,他说山中有虎无人不信,但从黄皮小儿之口说出虎时,村中哗然。

老头,在你漫长的壮年里,你将自己活成一只虎。你,一个操着赣南口音的小江西将我们的家从温州搬到泰顺,再从泰顺迁到平阳,尔后从平阳再辗转转到江山贺村,最后我们得以在离灰山底最近的地方落脚。老头,当你以磁力线的方向回归那片土地时,你心中最急切想见的是祖母,还有便是住着一只虎的那片山冈吗?虎倘若在,它许已是老老虎了吧,但它一定会在山谷的某个林子间偷窥你,它记得年少的你,一定也认识老去的你。

老头,四十岁之前的你,一直颠沛流离。母亲说家才安顿下来又要搬家,不停地搬家,我们可以只在某个地方安安稳稳生过一辈子吗?你沉默不语。幼年的我常记得你的肩上会扛着一个巨大的青色粗布的包袱,然后拉着一辆平板车,车上装着还是在泰顺大山里打制的家具,母亲推着车,哥哥和我在板车上,我们一家以一个异乡人的角色出现在各个地方的小镇上。那时尘土飞扬,梧桐絮子落满头,我们说着别人听不懂的方言,灰头土脸的脸上满是疲惫。

然而老头,只有你,你的双目如虎闪着绿光,因为你觉得每一次搬家都让你越来越靠近那个地方。

温州泰顺。平阳鳌江。江山贺村。广丰灰山底。最后,我们找到了你说的那片土地。

老头,有时我在想,你像是《文城》中的林祥福,他的一生在寻找富庶的江南,那里春山细水,话语温软,出门就要乘舟,女人踩着木屐走路,她们绣的丝绸胜过一百倍的北方粗布,她们皮肤白皙管孩子叫“小人”,然而这个叫文城的地方根本不存在过,它真实的名字叫溪镇。可是老头,你和他又是那么不同,你心中的“文城”真真切切来过,又真真切切生活过,它从来不是虚幻而缥缈的。

寻找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你的“文城”叫灰山底。

老头,你患病这一年多来,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度过的,感谢春风之手将你完完整整地留在我身边。现在的你每天吃完饭就像孩子似的吵着要出去玩,你已经能推着轮椅在楼下简单地走动。

“我买了一顶新帽子呢。”没有人关注你时,你从房间里找出一顶卡其色遮阳帽,自言自语道,你们都是骗子,说好了假期要带我出去玩的,怎么一个个都不吱声?傻子叔方才打电话说刚从青岛玩回来,又到北京了,还见到毛主席。

你戴上帽子,整了整衬衫的纽扣,狡黠地笑着,仿佛随时就要出发。

老头,现在你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你需要乖乖在家吃药静养。其实我知道你最想去的地方不是青岛不是北京,而是那个叫灰山底的地方。我们再像从前一样站在那片山冈之下,然后你指着那片松林向我吹牛:这里住着一只老虎,黄皮黑纹大嘴,我见过,我见过……它只是偷瞄了我一眼就跑了,难道它也怕我不成?

那么细细算来,那只虎为了见你,已经等了七十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虎,即便他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头,愿你手牵白马,心若猛虎。